

重修上高縣志卷十二

知縣事歸安馮蘭森纂輯



藝文志

序

國朝

似園閒編總序

李凌漢

邑人

東谷老人嘗笑人貪名則受繫械嗜利則被牢籠孰能偷閒以娛卒歲中峰尊宿常誠人入世則事君親出世則參師友自合惟勤以了本來善乎陳眉公之判曰極忙時當用東谷

上高縣志

卷十二

序

之言以滌俗情極閒時當用中峯之言以剪惰習斯忙者可以回頭閒者可以廣業也予自束髮受書晨風視影夜雨燈燭自誓膽薪以圖樹幟歌凱奈志大福小甲午雖登孝廉之船而六上長安花樣不同躡蹠東歸究等玉川子之窮困古人云三不朽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自度百里半途功名未就美意阻於賤時立德何濟雄心挫於卑勢立功不能至於立言不知而作固不敢取罪尼山然有志學古曹倉鄴架雖云以竿測海而纘集修撰千慮一得豈遂不可自附於述者以為三不朽之一乎憶癸丑冬滇黔呼逆楚豫悉

經蹂躪一時高名厚祿者求爲匹夫不可得看花之志願已
虛折柳之周旋亦輟於是株守一壠日有餘閒向所云自附
於述者爲三不朽之一正其時矣發笥中所蓄之書以及近
而鄉邑遠而郡省凡有藏書之家浼託親友或購買或假借
四至盈門縱不敢云坐擁百城亦可謂富有墨莊矣尤幸披
閱之下好古緣多心靈未竭目力仍強幾度花磚日影玉漏
雞聲精神自覺抖擻而罔懈凡所選者欲分類摘取命名列
敘數日計功至甲寅秋杪庶幾爲山一簣矣不意新萬蓬孽
吠聲肆虐吾敖亦在湯火中其時身家事大妻子情深方寸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二

亂矣予家末華之南爲誅茅結屋依險以作桃源括所有諸
書命樵青竹童背負肩挑另構一室以貯之烽烟不到自諒
瓦全來往無聞誰驚剝啄詩有云山靜似大古日長如小年
今日之謂也爲撫案而笑曰曩之爲山一簣者天賜我閒以
合其尖於焉專心併力以示必克欲分類者爲定其類摘取
者爲定其取命名者爲定其名列敘者爲定其敘更僕而數
殆漢事將成之日乎歲次丙辰山寇根誅風霾一掃噫噫哀
鴻業有安堵之慶矣抵家將所撰定各集再爲刪補倩人端
書親自詳校一切蝸名蠅利久已置之夢幻但衣食之經營

公私之交際心手未免爲之分累以致端書少有能人詳校多無剩晷遲至壬戌勞苦十年始爲就緒蘇長公作文至筆力曲折處曰吾一生福命所關茲集前古後今廣搜精錄自分能事已畢敢援斯語以自況焉所歉者遇書剽竊不記姓名任意剪裁未分先後如稱臣稱本朝稱我稱字號之類難於塗改當以意會觀者無索短以議其後則幸矣一曰尋源多識以作習主簿備問而爲行秘書二曰訂誤影似必求與形符張冠不使爲李戴三曰垂鑑理可憑推磚範之守勢無用擬冰山之觀四曰彙存大德巨克是非不以人掩隱情微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序

三

節得失必以類昭五曰學術隨方逐圓立身無木僵之誚經常權變處世有智囊之名六曰醒塵舫渡迷津不致拖泥而帶水鞭回覺路俾能吟月而嘯風七曰醫俗見聞秦鼎漢尊坐卧晉書唐畫登雲林之堂清風可挹遠鮑魚之室穢氣不干八曰誌異破日月未有之荒列山川絕無之謬獨喻於紙窻竹屋耳目生新共談於茗戰酒兵庸愚去舊九曰破悶動口滑稽有著當面機鋒不饒觀者色動眉端蹙鎖皆開聽者神怡心上憂填悉解十曰涉禪叩兔角數龜毛苦行頭陀面壁廣顙屠兒放刀一樣法門各異工夫其中妙理微言卽不

敢云印證六宗未始不可遊戲三昧集成總以似園閒編名
之一以誌感一以誌喜也何云誌感感我得之回頭於極忙
時也潦倒春闈奔逐於酸風苦雨之內假非數奇不可爲賈
志投閒所有泉石幽情煙雲逸趣無從夢見則東谷老人之
言不幾終身負疚乎何云誌喜喜我之得廣業於極閒時也
肥遯山谷翱翔於花陰樹影之中使非述古以明志虛度歲
華卽云放棄自高湮沒無傳我生何爲則中峯尊宿之言不
幾畢世懷慚乎且回頭先可成已廣業後可成人閒中之受
用原大故舉世皆忙天未易以閒與人人何可以閒負天也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四

予辭忙而後得閒得閒而不敢溺於閒閒編之名與眉公之
判實同一意云

三詩合編序

朱軾
高安

吾人之立言欲其不朽也而又不能必其終於不朽也然使
其言之誠足以不朽雖歷數千百年漸次湮沒而自有爲之
傳其不朽者則立之言者不朽而傳其言者亦與之同其不
朽也已敖邑之黃君碩廬文名藉甚甲辰歲進士授寧海令
丁繼母憂官保李公廉其吏名題請留浙壬子署蘭谿癸丑
補任金華余男璫公車回里便道過訪碩廬寄示一冊問余

序言乃教邑吳大史黃令君李山人三詩合編也三詩久失
刻板碩廬廣爲徵求手錄而校正其訛捐俸而刻以行世吾
讀三詩或奧衍雄博或新穎蕭疎或清和醇厚皆應不朽之
業而碩廬能與之以不朽則又知碩廬之工於此而愛之摯
矣碩廬久負文名自作墨綬長則有吏名不謂風流令尹竟
又以詩名也余之知碩廬不亦淺哉况近世作者詩稿林立
碩廬不自刻詩集問世而顧節文繙口爲三公傳其湮沒不
傳之詩不獨三公不朽感佩九京而誘掖獎勸有功於世道
人心匪小矣余不禁狂喜而爲之言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五

三詩合編序

帥念祖

奉新
人

豫章之詩膾炙古今盛矣厭原山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
十三卷二書極爲該博惜流布不廣得而讀者鮮焉以余所
聞王厚齋劉後村撰列詩派姓名次第又各不相侔何歟近
時張扶長先生江西詩派圖錄考核精詳而爲王直方立傳
尤足補呂紫微劉潛夫集中缺畧雖後起諸公咄咄欲排突
前人亟需表章而前之宗派井然洵巨觀也夫吾鄉詩派首
推山谷山谷後嗣蕃衍如碩廬先生以五經中鄉會高科歷
宰寧海蘭谿癸丑抵金華賢能聲藉藉吳山越水間予奉

聖天子恩眷由順天巡察特命督學浙省歲試金郡公以試題
擬作相示一題十五首琳瑯滿目何勞吏也而擅名士風流
耶既又示余大史吳公西和黃公山人李公三詩稿三稿卷
首公爲序傳而總序則中堂高安公筆也予嘗思徵集吾鄉
著作擇采殊尤彙成一書以備豫章文獻之傳不謂碩廬公
先得我心他日如可合扶長先生圖錄共成一帙則吾鄉今
昔名賢薪傳不息而後學之觀感興起者不且雲蒸霞蔚盡
出而黼黻太平鼓吹休明也歟公詩爲世珍重予思引玉先
以里言貽之曰攀花登上苑飛鳥下東陽竹閣清風滿莎庭

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六

暖日長桑麻勤董勸山水間平章卧理無他事新詩煥錦囊
梓里傾心久塵途見面稀相逢承咳唾不盡轉珠璣話舊情
交暢論文與欲飛皇華催舊道臨別更依依今觀公之捐俸
以梓三公之詩是公之詩固可想見而旣爲公賞識之三詩
其可傳於世亦無俟余言不脛而走矣是爲序

蘭谿邑侯黃公德政去思詩序

趙用熙

蘭谿人

豫章山水甲天下人文蔚起逾於江浙而一代風騷主如山
谷黃公稱爲最著山谷江右望族世有聞人今吾蘭谿侯碩
翁先生尤黃氏象賢之表表者也侯登甲午鄉薦計偕在都

予邑鄭武強公與同年譜時相過從知侯爲熟甲辰之秋侯以五經魁會試特擢寧海令繼丁內艱宮保公題請浙用給假安親客歲委署蘭篆旋具會疏題補金華在蘭越九月耳邑之紳士里民離侯懷抱情無如何各賦詩以紀侯德政不浹旬而得百四十首都人士因予告養郵致成帙問余序言余聞侯之大父司李公請減浮糧萬石有奇

國初監調師旅蕩平功著崇祀鄉賢積累淵源誠有自哉侯蒞寧五載力行順庄於保甲之中按冊清糧里役以除荏苒以息而爲民請命詳免錮弊灶課則永不加征賠丁則隨糧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七

均辦虛賦則漲陞額補允矣樂其樂而利其利也至於銷鹽之羨船照之規罔不盡力湔洗而文廟學田義塾社倉方祠水利營站寺觀百廢具興寧人咸稱之曰神君曰生佛焉隨於侯歸里後臚列實政呈求繼令龔公詳入志乘非侯得寧民心曷克臻此侯一至吾蘭悉本寧海之治查有額外浮耗循例徵收日久侯獨毅然減免已得大體矣邑之少婦爲邪魅所迷侯移文城隍神逐之魅遂絕響清心正氣鬼神可格韓昌黎之驅鱷孔道輔之碎蛇古今人何相伯仲也蘭有厯年帶徵之項雖設法勸諭而無可著追侯稔悉痼瘼催科之

中寓以撫字又復繪陳少緩詳請大府卽父母之爲子謀不
過如此是以剪除積盜析靜重門而胥役隨侯催糧抵鄉一
一仰食於官吏安夫法民樂其天殆所謂順帝之則者歟鄰
郡水蝗相繼財竭民貧不無杞憂侯宣講

上諭之頃多方化導勸令有穀之家少減價值以惠桑梓示諭
叠張好義者響應而春風化雨加意作人多士蒸蒸日變而
上商籍士庶胥安樂土有不與被賢侯之澤者誰乎侯念念
福吾蘭宜蘭之思吾侯一言之長言之而歌咏之固不待徵
詩之啟而詩已盈帙也予自忝舉孝廉方正繫官博野凡戚
友來署必廣詢吾鄉同寅誰爲最賢蓋將是則是效用以自
鏡而諸公同舌首屈指黃侯政譽藉藉無殊吾夙昔所知吾
謂侯文章經濟天下無雙讀侯貽別佳篇藹然仁者之言不
泰山谷詩祖則賢人之後必有達者而又有司李公數世之
積德累仁將霖雨舟楫旦夕屬侯侯亦記憶蘭人而顧我復
我有如今日庶幾是編爲不負侯也已

三事始末序

學使 周 煌

從來實至則名必歸事久而論始定豫章之西筠郡上邑毘
城黃公江夏名宗敖陽理學以詩書爲世業惟清白作家聲

詩詞有薄遊草間居草講義有易經四書金針控縣總之累
減漕米之籌當廷試之時上併里之疏明季塌冠猖獗擾瑞
袁界內公先事料賊洞若觀火條陳守禦事宜唇焦穎禿惜
當事不早用其言繼又不盡用其言致上高城兩次被塌寇
殘破焚殺過半蓋有上高來未見未聞之慘也卒用公策勦
撫兼施塌寇始平

國朝定鼎公率筠屬三邑衿士激切敷陳得以汰浮糧十餘
萬特擢廉能署袁郡節推加行軍監紀反側悉平勲勳大定
高安朱相國序公鄉賢集稱公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焉信

上高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九

哉予任翰林時稽查右翼宗學公元孫去非在館教習風雨
寒暑三載與其因知公之行誼甚詳而服公之德澤甚遠後
奉

命提督江西學政按臨筠袁兩郡時間與學校多士訪鄉先生
卓越懿行可法可傳者僉稱公之德行文章經濟炳燦今古
津津樂道之弗誼與予前所得聞者無毫末爽予偶檢查使
署舊卷宗有康熙五十一年前任冀據該府縣學詳請批允
奉公崇祀鄉賢一案輿論允孚明禋無忝蓋是時鄉賢名宦
由學政衙門核實准行尙未有入告例也所可異者江西省

前有白誌後有謝誌予徧閱前後省誌並未載公事實何以遺漏至是心竊訝之考務倥傯未遑究晰時去非出宰蜀中久未把晤無從問之迨試竣回京補授比部去非亦內陞西曹公餘之暇去非呈公所著勦撫蕩平汰浮三事始末將壽諸梨棗請序於予予詢省誌遺漏之由乃知上高縣誌修於康熙十二年後未重修修時公年九十有二雖步蹇聽重而精神尙健凡先朝政務地方沿革古蹟名宦興利除弊諸大條秉筆者無不就公取正誌將成合縣紳士咸以公爲兩朝文獻請別立傳記以彰實行公勿許謂古人蓋棺論定無生傳理此縣誌所以未載修省誌時惟取縣誌序入並未廣搜細查脫畧相仍有由來矣然以公之行敦孝友學揆天人鄉里蒙其恩施官方頌其卓異著述爲後代之津梁功勳播熙朝之愷澤豈獨徵斯民之直道行且紀太常之竹帛讀三事始末益仰公之經文緯武積德累仁誠足以信今而傳後也爰撮其實而爲之序

蠶桑必讀序

黃克顯 邑人

漢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盛祭服爲天下先是農功蠶事由來並重蓋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故蠶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十

事無不可與猶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皆可耕且穫也果能克勤佈植講求飼養夫唱婦隨長習幼效不十餘年桑樹茂於荒郊改瘠土爲膏腴之地蠶筐富於蔀屋轉貧黎爲殷厚之家矣我

皇上敬天勤民誠求保赤

欽定授時通考凡言之關於農桑者廣加搜輯薈萃成書

頒布中外直省大吏莫不以教養爲事職在親民者尤當仰體而實力奉行焉

克顯

於壬申補任蜀之岳池下車後周視邑

宇地衍而沃俗樸而勤第專於織布漚麻罔知蠶務問其故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序

十一

僉曰土非所宜樹桑者稀且養法纒具向乏指授也爰於北門外置地一區環築爲園多植桑秧又採江浙植桑纒絲各規權衡當可而條列之並將用器詳繪名曰桑蠶成法付劄刷散之間間十年來桑已蔚然成林條遠揚葉沃若土之所宜有明徵矣百姓養蠶者日益衆至今地稱富庶

克顯

不禁

爲之色喜癸巳由水部告假歸杜門無事間與諸子姪詳求栽桑養蠶之法究未得要領少肯察友人熊亮采持冊來

告曰此康熙年間前任趙公祖所頒蠶桑必讀也

克顯

見其

詳晰周密協人情宜土俗諳諳切切先得我心吾瑞何幸而

逢此福星哉克顯生也晚不及親仰丰采而讀其書如見其人實心悅而誠服之是真能爲令表率能爲民父母者惜當時未將書登梨棗是以流傳不廣僅存抄帙克顯恐其湮沒失聞也亟爲刊布以誌賢公祖之惠愛於不忘以勸同鄉人之利賴於無窮云爾

宦越草後序

盧從志邑人

長吏有錢穀刑名原難免俗儒者謂人民社稷亦可讀書怒發心上之花滿賦魚牋紅紫飽濡手中之管細揮燕國江山句不求工偏自性靈流出言以見志每從陶冶融成一時之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十二

治民事神傳之韻語十載之簿書期會著爲瑤篇宜雅宜風可歌可咏若我碩翁老先生靈根韻士慧業文人名噪瓠壇鄉會盡五經而獲雋選挑海缺起復竟三仕而爲郎顏駟歷世不遷言外微存悲憫潞公早衙時放句中無復咨嗟晝日垂簾顧山陰蕭然政簡桑間馴雉魯牟邑藹矣心仁懸塵霜月之中本以身而率屬求生水旱之外直與歲以爭民大橋之結隊介鱗咸若恩波之蕩蓉翠之聯峰草木齊沾陰雨之膏漸摩德化之成代完帶徵者絡繹不絕畏服片言之折無情詰訟者退縮不前政與教以並敷閒坐寬心飛鳳藻行與

言而相顧退思得意染霜毫

從志

坐領春風行依冰署饑能

驅我往來越角吳根肚不合宜寢處曹倉鄴架對牙籤之滿
日相與縱論經書子史之腴披名集之如林得以窺破月露
風雲之態間亦倡和而共韻因之傳寫以成編自寧海以迄
金華三令尹之清言足紀由巡行而奉差委五經笥之便腹
堪傳昭漢文章每望古而遙集摩空筆墨寧當前而失之幼
卽詩文並工俱可行之遠而傳之後近識色相皆幻幾欲納
之瓠而浮諸江是以著作之等身俟從容請而授梓如此宦
途之所歷且先期出而問人偶或存諸名士之旁批亦不記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十三

其爲周爲蝶卽不覩老先生之全豹知必其訝其如海如潮

自娛草序

周璋

詩文之貴貴以真真者性情之謂也夫性情豈必一轍哉自
古文人之自成一家言者大都各隨其志所存才所優時命
所遭境物所感觸性情之真勃不自禁而因寄之詩歌文字
以自寫其激昂慷慨歌泣喜怒之情而彼此前後不必相倣
是之謂性情之文噫求性情於月露風雲之內豈復有幾微
之存哉今觀盧子二期自娛諸草庶幾近之二期之自命太
高隨筆點竄蒼然無近人色誠如昔人所云遠古風味求合

於世俗之耳目則疏也且其不世者驚才無碍者辨才如劍倚天外空所依傍如御生馬羈勒不施彼循循尺寸者安能望其項背耶顧二期之時命殊多奇矣冲霄之鶴久懊恨於樊籠千里之騏屢鳴號於槽櫪縱道義充腴必不以遭逢坎壞減其氣骨然而牢騷悲憤之感觸於境物者古人亦所時有又安在二期之能默默不自鳴也夫是故借酒杯以澆塊礪咏川嶽而抒嘯傲時豪放如太白時窮愁若虞卿時如宋玉悲鳴時如彭澤間遠體裁各異悲壯迥殊然總皆以自寫其性情斷不肯拾慧齒牙貽故紙堆物之誚也是集也予甚愛玩之惜儉於力不能佐二期付之梓然玉光難掩虎氣必騰終當存而俟之

金節婦序

廖庭佐 邑人

蓋聞天地之正氣賦於人者爲浩然而往往半鍾於閨闈若衛共姜之之死靡他曹令女之割鼻誓志皆正氣所鍾故能以一身繫綱常之重凡夫紀傳所載烈女貞婦莫不類然世多謂古今人不相及何意吾今猶及見之若鄭義伯老年兄之妾金氏是已義伯卸任歸逾年得疾漸至不起氏蘇人良家女也時年十九旁無兄弟姊妹之親因囑令改適氏流涕

以死自誓義伯沒其母憐而勸之氏正色曰若如母言吾母女訣在今日矣乃止夫亡後足不出戶闕雖戚屬不得一面并不聞其聲終日刺繡勤女紅不輟稍閒則涉書史以自適氏幼讀書自烈女傳曹大家集至史紀綱鑑諸書無不習熟通詩文兼工楷書性孝慈上事下撫無不各盡其道歷十年矣雖家遭回祿服飾罄盡而處之泰然無何忽流言謂其有改適之意者氏聞之不勝其忿乃反言以答曰是也家人以爲信於是自傷已志之莫白而又不肯置一喙以爲辨鬱鬱者久之以爲翁旣亡吾事可畢計惟一死以自明意決矣而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十五

神色如常以故家人莫之知也於前日將晚逕出而投於河遺訣書於河畔幸見者拚救之速氣未絕旣甦家人問故怡然曰不干他人我自完一身事耳再四慰之其志終不可回家人備語其事於余且謂若之何余閱其書則嚼指血書句用四六字畫端莊備引古今節婦烈女以自敘其守貞不二視死如歸以全節義而存綱常之意詞義凜然悽惋中無一字涉怨誹者余悲其志而又惜其才蓋不禁三爲嘆息也嗟乎古來忠臣孝婦其心可對天地泣鬼神而遭際不幸若湘江之屈子東海之孝婦忠而得謗信而見疑莫能自白以至

於死徒令千載下爲抱恨者往往而有顧氏之心跡今已明矣幸天不死之矣天不死之則亦可以無死矣抑古人有言曰從容就義難繼自今從容茹荼以俟壽命則青年矢節皓首完操於以膺

聖朝之旌典而揚休彤管也不更可謂能爲其難者乎尙其以是慰之或不以余言爲否也夫闡揚節義以風勵世教者士君子之責也緬往昔之芳徽尙爲發幽光於潛德况當吾世而親見之乎余不文爰據實而敘其事並望世之君子賦詩歌以表彰之乾隆三十八年夏四月十五日撰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十六

議修青陽門石橋序

巡道 陳

浩 貴州人

余奉

命巡視各府事九月至上高其地山川險深俗樸而風醇令又勤於綜理余因得暇以視一邑關鍵之鉅且急者與士民議舉焉上高中貫河水縣治居河之北而河之南壤尤廣袤士庶工商之所輻輳勢不能一息不往來其間乃不併力爲石橋僅排木梁浮游水面時至衝絕將冒險橫渡而可虞者正多余初見青陽門水中隱然有石墩竊疑其何以不遂成而止旣而晏坐祭呈其先人以清費金構此其子孫永念先志

惜無力以繼之而縣之紳士耆老復呈請修建甚力吁晏君之志固千古而余益信士民之大可有爲也縣雖僻併力而謀則不窘卽不必如晏君各隨其力之所能爲而爲之於成橋乎何有余黔進士王震來先生昔令茲土如修學置田築堤諸善政具舉去之日獨以未成斯橋爲憾賢者之所留意固無窮歟抑事存乎氣運之大者必有待而興歟今令與士民旣精且一以圖此百年所貽之綿蕞氣運於是乎在豈弟君子神明所勞而況於人乎他日橋成父老扶杖而觀歎爲勝事余復持節至此相與登覽盛概吟咏其上舉酒相酬令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十七

與士民摩石紀顛末以垂不朽行將濡筆俟矣乾隆七年歲在壬戌之秋九月吉旦

官橋序

邑令 莊 楠

江右多山川夙號勝地余於戊寅之春捧檄來南昌五月攝篆敖陽往返錦水源泉東下瞻若見底舟行容與往往倚舷以自鏡亦卽以自盟焉官橋地在寧泰景行之間其水上自花橋下達瑞郡時漲時涸當春夏雨積寬廣數丈而向之所謂官橋者久廢人每以涉水爲病寧景二團好義之士思協力共建誠濟物之盛意也夫一方有勝概地與人恆各參其

牛山之峙川之流地勢之自然人力無與而清流汨汨其上如龍之伏如虹之橫橋隨川以成形川借橋而增勝此固有賴乎人事矣余蒞茲土未久知其習俗則樸而多吝人情則競而鮮和審分自媿思所以開導而輯柔之者恆苦無術乃於役在郡有以公事來者云官橋之地居人欲仿其舊糾工重建余猶慮水闊橋長經費不足而來者云已有成議得敘以弁其首彼襄事者益踴躍焉余於是嘉其來且深喜敖民之所謂多吝而鮮和者能廓然大公熙然相協而余向時之所知殆亦得於傳聞之謬歟約畧斯橋之建規模必有可觀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十八

者不惟通道途之窮直足壯山川之色惜余去留無定不獲與斯民觀其工之竣爲悵然耳昔有邑宰謝公者流風善政雖不可勝考而至今有謝公橋載在邑乘余則何敢企及惟是卽建橋一事爲敖陽之習俗人情欣然致慶云爾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春月吉旦

募建大觀塔元回閣序

邑令

范元颺

從來扶輿磅礴之氣結而爲都會爲州郡爲縣邑生其間者爲忠孝節義要皆靈秀所鍾毓耳上高筠屬邑風俗醱美山川靈秀歷唐宋元明英賢輩出亦江右名區也邇年科第寥

落識者謂錦江若帶蒙末如屏元洲中立敖峯後聳雖據形勢之勝無如向之林木蔭庇者今見其濯濯也臺閣崢嶸者今僅存遺址也夫錦江之水發源萬載由宜豐而達筠州奔流直下毫無關鎖是地雖靈而培植造就之功尙缺而未講今諸君子創議欲於飛躍亭建塔狀元洲建閣將見七級巍峨與長干爭勝三層矗起同天祿稱雄又未始不因人傑而地亦効靈矣宰斯土者能不首捐清俸成諸君子之美而爲都人士倡耶況上邑急公仗義者不乏建橋梁捐義渡已接踵而起今事關通邑形勝工程浩大非集腋何以成裘伏願量力捐助勿以遠近而或有攸分勿以厚薄而稍生歧視若夫簽首事購木石選工匠權度支惟在衆謀僉同刻期蕝事庶幾窳堵呈秀飛閣流丹一時創造煥然卽百代文風丕振風俗醕美家室盈寧皆基於此則謂地靈人傑也可卽謂人傑而地亦効靈均無不可是爲序時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之吉

保洲會序

晏善澄 邑人

周官虞衡之所掌山林皆有厲禁所以戒非時之樵伐保地脉之鞏固也故周人護南國之棠桓公識西門之柳橘柚干

頭名傳貨殖竹蘆百畝富擅江洲望氣者必以蒼蒼爲佳規
國者恆以濯濯爲耻此非徒重風水之說實亦遵王制之遺
也吾邑東門外有狀元洲宛在中央作砥清流天然衺衍非
人力所能成其爲合邑水口之勝境久已播於讖言矣惟是
茲洲由於天成亦不可不培以人力栽樹蓄竹鬱蔥彌望則
境由是而益勝者地不由是而益昌乎無如路邇人稠盜砍
者多盜墾者亦復不少賢父母屢興屢禁不數年而全功盡
廢矣蓋振作雖由賢侯而守望要在土著必有以供贍之則
土著之應募者樂於從事而蓄禁可垂久遠供贍之計不可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二十

不急籌之也今首事諸公倡捐勸捐聯爲一會募人以酌值
存息以作費制產以善後刊書以喻衆俾知爲公地而侵佔
可杜各出人輪管而久倦可防捐不多不傷財也功不大不
勞民也一舉而數善備焉非諸君子其孰能之余老矣何幸
見此勝事即是皆賢侯作於上百廢具興故下應者亦美備
如斯耳惜余氣衰才盡不能奮興以乘此景運也嘉慶十四
年冬十月

募修蒙山聖濟寺序

知縣

劉丙

禮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命百縣雩祀百辟

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余忝爲上高長凡所以成民而致力於神上體

聖天子敬天勤民之意下爲吾民謀利澤計久遠者皆躬所不得辭上高僻處萬山坂坻截巖田疇高亢灌輸之澤仰給於天而興雲降雨以時而濟維蒙山是賴蒙山綿亘崔巍崇峻幽深扼塞邑西南爲筠州一大鎮古志稱常有白雲蒙蔽其上宋蔡大年記中有二洞上洞玉沼當戶不可游歷下洞虛豁深不可究有流泉涓涓出於石竇邑人禱雨挹取以歸謂之聖水蓋爲霖濟旱恒響應若桴鼓然其上有寺雖亦棲僧

上高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三十一

侶供牟尼實所以妥侑山靈也故名曰聖濟厥義有歸寺創自唐元明之季再燬於兵

國朝順治間思懶融和尚建復其後雖嘗修葺然至於今棟宇幾傾垣墉半圯不堪棲息前者亢旱兼旬農妨樹藝修祀雩壇甘霖莫沛余偕汪南陔學博林衡齋左丞率邑人詣山謁欵假寺齋宿質明禮成而旋隨車雨注百里霑足所在歡呼山之靈可不謂神歟所以妥侑之者夫寧聽其廢壞而不爲之所歟夫禮能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皆在祀典况名山之在其地長被利澤於吾民者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

天子秩而祭之蒙山之澤周乎一邑或遠逮於隣封有司之祭又豈其敢後余於是敬製蒙山神牌安奉於寺令寺僧募貲重葺寺宇余捐廉爲之倡倘食德而不忘所自邑之人相與稱量捐輸聿新厥舊俾有以妥侑山靈有以齋宿成禮答生成於穀實邀利濟於無窮則固非崇佛教侈因果者流也用爲序

上高賓興堂志序

知縣 談有本

貢舉之法肇自成周漢興用孝秀諸科至隋唐而特重進士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二十三

之選宋元州郡有解試明沿爲鄉試會試三年一舉而試於州郡者爲歲科兩試補弟子員者亦遂多焉我

朝因之造士益盛儒者積學待售疇不欲出而用於世顧自縣而府而省以達之

帝畿羈旅往來糜費實甚昔人有言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上高土瘠民貧爲士者率因艱資斧廢進取前任廣德劉公克齋心憂乎此於其去也旣進邑紳而商謀捐輸又自浮梁致書屢屢望成於予予顧何能爲役特爲登高一呼邑中慷慨好義之家遂無不願醵金襄助合城鄉五

區得九千一百緡有奇乃簡殷實篤厚者數輩司其出納月
考歲會酌三十年之通以待用事既竣將所訂規條並樂輸
若干經費若干勒成一書垂久遠焉嗟乎自異學興惑於老
佛者祇求福田利益不恤捐厚貲重寶以事空元彼力勤節
儉之流又惟謹守篋鎗以損智益過遺子孫而於興賢育才
之事漠不介意欲望士風丕振其可得乎考周禮以鄉三物
教民而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漢雖
不能如成周拜受之禮然州長猶身爲勸駕吏民有明當世
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賓興之重如此我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二十三

皇上嘉惠士林學校致餼公車給費其鼓舞作興直軼兩漢而
追唐虞三代矣邑中好義諸君子復體邑宰作養之意以廣
朝廷樂育之仁俾邑之童子試省試禮部試 殿試黷各有
差禮義之興也有日矣予也承乏觀成敢忘所自而輒謂爲
已功惟是事難成而易敗情有初而鮮終與事諸君子尙其
慎終如始毋墮乃成而爲士者志不徒溫飽必使上有補於
國家下有光於鄉邑處爲良士出爲名臣庶幾不負所學以

副

聖天子賓興賢能至意則邑中斯舉於風教實大有裨益焉爰

搦筆而序之

送學傅潘萬亭有本歸里序

涂日羅奉新

道光二年壬午閏三月邑司訓潘萬亭先生以年老乞歸其里邑紳士耆老及門下生百數十人相與餞留於道而屬予爲文以紀之重師尊也誌不忘也先是先生以嘉慶己卯歲具文乞休藁已繕裝已束歸舟已繼於城西南之青雲樓下以邑諸生再三固請而先生始留至是而先生七十有七矣歸志逾決諸生猶前之再三固請不獲命至於涕下先生亦相視垂涕而終不可挽留乃擇日以行夫一邑之文風士習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二十四

視乎學學之誠僞虛實視乎學官之賢否以爲之表率則官綦重矣特患居是官者自謂冷官無關重輕而達者娛情於琴書詩酒以自適下則計學田之多寡爭修脯之有無筭盡錙銖見於詞色終日以學爲利而於敬教課士之法置爲緩圖學自學官自官有學而官成虛設有官而學滋廢弛自余少時入學所見聞如先生者不一二觀也先生以乾隆丁酉舉於鄉累上公車不第嘉慶辛酉大挑一等引見奉

上旨發往安徽以知縣用至皖委署東流不數月政簡刑清士民

歡洽大吏方器重其才而先生轉以才不勝州縣願改教職
力請癸亥選授奉邑訓導夫人卽才有長短誰能自知知矣
誰能自決如先生之見機明慮事斷去就綽綽非有大才力
者不及此余以是知先生之蒞學必有異於時俗學官之所
爲而竊爲諸生幸之先生之學以正誼不謀利爲主與人真
誠樂易外雖不設防畛而內行彌介先生之論文以經義爲
根柢而以理法繩尺其間官吾邑二十年諸生之歲修餽膳
有無多寡從未聞置一詞諸生以是益敬重之間有浮薄不
修繩檢之士一登先生之堂則色爲之沮并不敢入門者有
之故自先生來而邑之士習益醇士風益振先生訓諸生如
其子弟諸生亦愛先生如其父母自縉紳先生下至市井童
稚皆知其賢至於修考棚祀文昌葺聖廟皆極力贊成而邑
人之所以重先生而不忍先生去者固不在此而無如先生
竟去何也於是邑人出相與謀曰先生去矣而先生之廉靜
誠正其相孚於吾邑者未去也先生之甄陶涵育其相被於
吾學者未去也是宜書之竹帛焉形之歌咏焉申一爵以爲
先生頌又曰先生去終不復來願先生之令嗣領秋薦歌鹿
鳴庶訪舊下邑邑人之見令嗣如見先生也宜晉一爵以爲

先生賀余乃偕諸同好百數十人祖先生之行而祝曰先生去矣願先生優游杖履偃息林泉異時年躋期頤放鶴飛來想逍遙谷之清風猶能惠我故人也羣奉一爵以爲先生壽卽以爲先生別

述園遺稿序

徐謙
廣豐人

昔王右丞營別墅於輞川嘗自畫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一花一卉俱潑潑有真意而蘇髯公讀其詩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然則詩與畫固殊塗同歸也上高晏薇東先生少負軼才構述園於家跌蕩文史詩歌自豪且善畫身後或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二十六

得其賸墨殘牋視若拱璧余惜未之見丁丑春先生之仲嗣君棠赴禮部試介余友鄭孝廉雲壑持先生遺集二卷屬余持擇并請一言弁其首展讀竟不禁躍然曰是先生詩中之畫也余束髮受書性耽吟咏自寫性靈不求工拙比長稍窺前人堂與旣通籍得與玉署諸君子剪燭酬唱龔竿頭或進一步廼以散館改職選曹於是簿書紛拏翰墨疎間雖興復不淺而以視曩日之珥筆從容豪情颺舉者又是一幅畫幘也讀先生詩能毋慨然感乎先生以名進士筮仕漢江論者謂楚無風不知漢廣江永首列周南風騷萌芽實胎於此先

生司牧其地借山水之秀靈與性情爲陶鑄訖雅揚風洵可
作輶軒之采乃淡然恬退卒遂初服述園中之豆棚花榭欄
鴨溪蝦與右丞輞川千古一轍其襟抱爲何如也平生豪於
飲飲必醉醉必解衣潑墨繼以狂歌天趣盎然不事雕琢要
皆自寫其真如必規規然曰若者學漢魏若者學唐宋是猶
傳神不在阿堵中四體妍媸究何關於妙處哉余爲先生裁
去取者亦如先生之意而已集中題畫英石水仙云莫疑小
筆清如許曾濯冰壺雪椀來題畫蘭云畫時忘我并忘花皆
詩家三昧余請卽以先生之畫品先生之詩九原有知未必
不首肯也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二十七

國朝文錄序

李祖陶 邑人

予選金元明八家古文竟復遵 雲汀師意取我

朝文集之行於世者次第讀之得其卓然可傳者約數十家
而一代文章源流升降之故亦略可窺焉順治朝能古文者
首推熊鍾陵先生其他則故老遺民不肯見用於時遂壹意
讀書作文思以空言垂世其大者指畫確鑿議論證據古今
旣非老生常談亦無文士結習若魏冰叔顧亭林黃梨洲陳
石莊彭躬庵其最著者也次如侯朝宗王于一傅平叔賀子

翼輩旨遠詞文耐人尋繹讀之如九霄鶴唳三峽猿啼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康熙朝

聖主當陽賢臣交贊天下平定人心安和一時元老鉅公如張京江陳午亭李厚庵湯潛庵諸先生以其正學發爲昌言俊偉光明非明代楊東里李西涯所能及其他館閣之秀如汪鈍翁施愚山朱竹垞姜西溟又分道楊鏣直接歸唐之統彬彬乎如唐之元和宋之慶厯王阮亭宋牧仲以詩名文亦不俗毛西河雖不合格而氣盛言宜邵子湘敘事特佳黎魏會議論最勝其餘如鄭靜庵金會公輩佳者尙多故讀康熙一朝之文如張樂洞庭之野八音競奏六律均調山水爭鳴魚龍並嘯雖有坐部立部之伎亦瑟縮無以容身洋洋乎盛世之元音矣雍正以後及乾隆之初

累洽重熙人才輩出方望溪之峻潔李穆堂之沈雄蔡聞之之嚴正陳星齋之高秀卓乎尙已而全謝山以淹貫之才表揚忠烈碑版璀璨與元遺山爭長藍鹿洲以經濟爲文確乎可見諸行事亦近代所未有者也高安朱文端興縣孫文定不以文名而文皆醅茂蓋人品高者文自勝焉中葉以後學術多歧文體亦因之猥雜博古者以徵實見長意盡言中有

書卷而無情緒師心者以標新自別音在弦外有神致而無體裁蓋談經既菲薄程朱論文亦藐視唐宋朱梅崖摹倣古人樊如明之王李而任意放言如袁子才者尤不足道然而二三老輩好學深思如黃靜山彭樂齋劉海峯姚姬傳趙鹿泉彭允恭魯絜非蔣心餘李厚岡者尙在在不乏淹博如錢竹汀詹事紀曉嵐尙書行文仍清氣盤旋恪守古法不愧一代之宗工焉嘉慶朝駢體盛行古文予不多見所見者陶荊江先生文存不多而迥絕流輩謝薌泉陳暢園劉寄庵王鐵夫諸集亦不失古文正軌而惲子居於簿書鞅掌高自期許

上高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二十九

嚴加繩削彌爲難能而可貴焉昔黎洲先生之集明文案也謂有明一代作者不如唐之韓杜宋之歐蘇元之姚虞而所選之文則過於唐之文粹宋之文鑑元之文類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情深者而摭摭之蓋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予竊啟寡聞所學不及前賢之什一祇以平生雅尙篤在於斯遂敢分別甄綜忘其力之不足然亦不名一轍反覆數過務取諸家之長故有明道之文而近膚者不錄有論事之文而大橫者不錄有紀功述德之文而過諛者不錄有言情寫景之文而涉浮者不錄聚而誦之如接諸老先生

於一堂之上而親聞其言論風旨也又如習與之處久從之遊弁其心術之隱微性情之欵曲境地之順逆興象之蒼茫無不了了而如見歷歷而可思也快哉快哉亦足以樂而忘老矣所錄人各一卷二卷至三卷而止有非三卷所能盡者則另爲部帙爲國朝六家而不滿一卷者又將博覽廣收都爲一集茲第序其錄之已成者四十家他有所遺亦將次第收入尙望大雅君子匡其不逮如肯以書借讀雖百朋之錫何以加焉

國朝文錄續編序

李祖陶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三十

予刻國朝文錄成傳至省垣新建王松廬先生見之深爲許可而知予有續輯之意多方借書因手摘其家藏集目付予友宋君煦芝郵示予因間至省垣陸續借到書二十餘種得可存者十八家歸檢插架所遺可存者亦十餘家又於萬載廬翰坡處得數家同邑傅拙齋處得數家重以數年在外良友所遺坊間所購卓然亦十餘家評選齊全倩人錄出卷帙且贏前之數矣而潘次耕遂初堂集儲大文傳硯堂集錄之較多仍入前所編六家之內合爲八家此編則約近五十家待刊而復爲之序曰宋景濂謂文章之盛必於光岳氣完

之時是故三國兩晉南北朝文不如兩漢五季之文不如唐
南宋之文不如北宋而元明兩代亦勝南宋有謂文章隨時
代而降者殆不然也我朝輿圖廣大遠逾前明無論三光
五岳之氣無少欠虧而瀚海天山亦皆隸我疆索山川之所
鍾毓學校之所涵濡師友之所講習皆爭自濯磨以進於古
四庫全書總目大清文穎提要云我國家定鼎之初人心
返樸已盡變前朝纖仄之體故順治以來渾渾噩噩皆開國
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經術昌明士大夫文采風
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沈博絕麗馳騁古人雍正十三年中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三十一

累洽重熙和聲鳴盛作者雍容大雅颯颯乎治世之音我
皇上御極之初肇舉詞科人文蔚起治經者多以考証之功
研求古義摘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學抒發鴻裁佩實銜華迄
今猶蒸蒸日上今讀此編與前編所收之文雖管窺蠡測尚
未見天海之全而各取其長不名一格亦洋洋乎稱大觀已
顧或有難予者曰前編之文率以唐宋八家爲宗今此所編
如顧景星之白茅堂集黃之雋之唐堂集朱仕琇之梅崖集
羅有高之尊聞居士集皆不受唐宋之範圍者下至袁枚之
小倉山房集爲所素鄙而亦兼收其故何也曰文無古今惟

得其神解者爲貴高談如王李昔人譏其土木衣冠故不足
尙若顧黃二先生文筆筆飛動可厚非耶梅崖中年以後仍
以元明爲歸如王弇州之晚而自悔文亦醅古淡薄具體震
川臺山頗效梅崖之顰然其才實在梅崖之上卓越之作前
無古人子才恃其姿性信手率筆風斯下矣而辨論與書間
多合作採而錄之亦曲禮所云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
第借書固難選擇尤難而板行則更難予行年老矣所選之
文尙有三大部未刊其如嶺上白雲之徒自怡悅歟抑亦可
持贈以公之天下傳之後世耶是所望於世之好古而有力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三十三

者

國朝八家文錄序

李祖陶

予之初錄 國朝文錄也人各一卷二卷至三卷而止有溢
三卷之外者則別出之以便於刻亦便於行也當初刻文錄
時於魏叔子集得七卷汪堯峰集得八卷朱竹垞集得六卷
李穆堂集得七卷方望溪集得五卷惲子居集得五卷爲
國朝文選六家汪文爲規矩方員之至魏則奇而法朱則博
而雅李則純而肆方則簡而精惲則嚴而辨加以圈點評註
置之篋中幾二十年而未能刻也而此二十年中廣購借鈔

又續錄 國朝文六十餘家其非三卷所能盡者有毛大可
之西河集儲六雅之傳硯堂集杭大宗之道古堂集王蘭泉
之春融堂集皆矯矯出羣之雄可配前六家者然細爲核之
毛文橫鶩別驅全不合格儲文分爲兩種其一種掉書袋者
亦不可爲訓惟大宗學貫九流才兼八代根深實邃膏沃光
華而一以蒼秀之筆出之故能排突古今自成一體蘭泉之
學無所不有且知兵不平不險以韓柳歐蘇爲歸合以神而
不合以貌與堯峰並爲一代正宗今故錄杭文六卷王文七
卷合前六家爲八家大抵我 朝之文 國初掃明季之雜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三十三

而返其正至康熙朝遂極盛召試鴻博濟濟充庭汪朱尙已
李方繼之益大益精至乾隆朝漸生異論朱梅崖倡之於前
羅臺山和之於後以宋以後文從字順之文爲不可學以漢
以前警牙剔舌之文爲必須宗瀾倒波翻相傾相軋以叔子
爲野以堯峰爲鈍以竹垞爲雜以望溪爲質穆堂竟無人道
惟蘭泉一再稱之至嘉慶朝駢體盛行古文絕響惲子居卑
棲州縣之中岸然以此事自任標十字以爲之鵠一曰典二
曰取勢三曰自已出四曰不過乎物又曰古文不可餘餘則
支不可盡盡則做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嗚呼盡之矣挽斜

路而歸之於正法無踰此數言者矣此予所以錄

國朝八家之文而以大雲山房集爲之殿也予丙戌以後絕意進取讀史之下專意搜古人今人之文以爲消遣於全唐文得二十家於兩宋文得八家於江西有明文得八家於本朝文初錄四十家續錄得六十家而此八家尤爲一朝之最倘能板行以視唐宋大家雖未免少遜而以繼唐之文粹宋之文鑑元之文類明之文選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時年八十

邁堂文畧序

學使 何廷謙 定遠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三十四

上高李邁堂先生輯 國朝文錄凡三十六家業已風行海內多士奉爲圭臬矣癸亥五月謙視學江右聞先生尙有續錄之集藏之篋中踰年經楊素園太守夏曠甫大令從其家索取鈔本相與縱觀之所選又近五十家凡前錄未見之書及其人之有文而無名與有名而其文之醜雜不相掩者悉擇而錄之蓋先生論文之大旨專主南雷以不名一轍惟其精神之所至而摺撫之視世之侈談史漢拘守八家規規於繩尺間架以爲文者相去遠甚故其自序謂文無古今惟得其神解者爲貴洵不易之論也竊謂古文之選自明以前哀

然成帙而國朝文穎僅至乾隆中葉爲止茲閱先生所選之續集尤多網羅散佚闡發幽潛而其大要在於學問文章經濟史事四者凡無益之文不與焉其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可僅作古文論也再先生自著有邁堂文畧及未刻之續集卓然可繼國朝諸老淵源今擬仿先生例擇其尤者輯爲數卷以殿續錄之後爰謀之兩守令布告同人集貲付梓以廣其傳俾異日操國朝古文之選者得有所折衷焉

望雲山館詩序

鄭秉恬 邑人

上高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三

當年情事不可知然笠雲未弱冠而補弟子員風姿之英銳可知也已而投筆從戎崎嶇絕域志氣之激昂又可知也使其幸獲一遇致身通顯而作爲詩歌必且鋪張鴻麗拮拾淵博與當世通人大匠掉鞅詞壇者並馳爭先如是而謂其詩爲工其工不工吾猶未得而知之也世故遷流遇合寥廓不得已由蜀而楚而汴而晉爲旅人爲乞食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今年且六十矣蒼顏白髮不令行敗絮蒙頭煨飯折腳鐺邊如命侶之陽雁如繞樹之越鳥如嘶風之老馬骨骼律兀皮乾毛縮而烏啄其瘡也而於是百感橫生歌哭間作舉

疇昔之境會邁適支離復逆適用以資其吟詠也然則笠雲之詩之工其亦有由然也哉或讀且怪曰悲歌感慨燕趙之風氣固然與何不使一唱三歎爲清廟之瑟也余竊以爲詩也者情之爲也情也者境之爲也處笠雲之境卽不能不爲笠雲之詩今欲使笠雲從霸旅顛頓之餘申寫繁會鋪陳雅麗與生長綺紈者同鵠而射侯如久病者之易呻吟而爲歌笑也良優爲之顧其中豈復有笠雲者存哉東野之寒也閩仙之瘦也長吉之鬼也日與巨刃摩天之昌黎相酬唱固未聞其改絃而易轍而長吉諸人之詩亦卒與昌黎之集同留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十六

天壤豈不以其情與顧余獨怪笠雲之宗法稍近其於詩之波瀾意度尙未能躊躇滿志也不然而進之以漢魏六朝三唐所唱愈高卽不難與郊島長吉輩爲比而所謂悲歌感慨者且益見聲滿天地響振林木也余將益歎其工之不暇而又何怪之與有笠雲與居久有待不至卒將別去用序其詩如此以諗夫世之讀笠雲詩者

憇園咏菊詩序

鄭秉恬

觀察健園公旣歸築憇園種菊其中爲養疴計葢性所嗜也旣乃取其佳種六十有四逐一詩之裝成巨卷屬予爲序受

而讀之則見其音和其調逸其遣詞雅其引類切朗然一過如與九華山人壽鄉公輩相欵接香冉冉襲人衣袖真寫生妙手顧其領異標新爛然奪目不專作冷艷疎香語或以爲菊花之隱逸者也殆不類是大不然亦觀乎咏梅花者乎半樹橫枝梅之遺韻也得羅浮萬樹之語而梅之芳訊益多空山野水梅之逸致也得珠宮玉照之詞而梅之全神畢露夫公之詠菊也亦若是則已矣是故劉夢得之玉堂琪樹未必不勝於少陵之愁眼寒城也潘安仁之儀鳳集鷄未必不勝於張賁之和霜伴月也取逕旣別生面遂開爲寒花寫出一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三十七

段精神卽爲幽人增長幾番氣燄豈不快哉是詩作於癸巳之歲逾年而公遂歿余以荒於筆墨今乃得敘而歸之於是公墓有宿草矣沃署東有園一畝許歲樹菊數百本年來異種續有加增恨不得起公而賦之然當離披五色占斷西風日於公餘抱此詩吟賞其側佳節醅酹三徑徘徊恍忽遇公於卷軸間謂賈閩仙灼灼尙繁英美人無消息詩境逼真固未可也

音律指迷序

傅九淵

邑人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夫均別於器度生於數非數

無以制器非器無以考聲非器數與聲必不能比音而為樂
自周官同律不詳長短周徑之度後之學者讀管子淮南史
記漢志諸書而莫能窮原以適變於是絲竹溷為一體損益
限以三分空譚多而實用寡求其發揮古義而又不以膠柱
刻舟之見自蔽者未易數數觀也吾友謝部郎子湘以其師
周君誠齋音律指迷屬為之序余讀而善之其論管律以三
寸六分九釐為黃鍾清聲論弦度以琴之十一徽七分為第
三聲十徽上三分為第四聲皆不沿襲舊說而生聲取分壹
依連比例立算

上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三十八

開立方隔三位者乘三次開三乘方每多隔一位則首率多
乘一次而開方亦增一乘所得均為第二率此書以黃鍾九
寸命為十分為首率黃鍾清三寸六分九釐命為四分一釐
為第八率中隔六位當以首率乘末率六次開六乘方為第
二率依法求之得八分小餘八〇四〇六為二率即太簇分
數以太簇分數減黃鍾分數餘即下生一位應減之數也次
置黃鍾分數以十乘之如太簇分數而一得十一分小餘三
五八四為倍應鍾分數以黃鍾分數減之餘即上生一位應
加之數也絲聲度數則命全弦十分
半弦五分為首末二率求法做此 與鄭世子書用法同而
用數更確可謂精研器數妙達音理者矣先是欽凌次仲教

授著燕樂考原六卷剖析均調折衷羣言足破千載之惑君

未覩其書故議論間有出入

凌氏謂宮羽二均同出於太簇
商角二均同出於應鍾故諸調
所配律名與宋志筆談白石集諸書俱不
相應其說最為精鑿此書則立論稍別
然於筆談所載七

調聲次審其位分表而列之釐正今本傳刻之誤則實匡凌

氏所未逮燕樂以十二律四清與十六聲字相配諸調以陽律為宮者徵羽變宮俱配陰呂以陰呂為宮者徵

羽變宮俱配陽律如正宮用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為五聲二變則仲呂為不當位故不用上字仲呂宮以太簇為變宮道調宮以太簇為下羽均常用高四而去下四

高宮仙呂之工字皆當為下工筆談或衍或誤或脫凌氏皆未省照此書

則一一訂正其他論琴泛音左右相應論笙十一簧環生以

色環生釋生字名義可稱獨得惟牽於隔八之法而黃鍾生林鍾太簇生南呂與一字上字位不相值遂不得不改併古

律以遷就之竊謂六合五四隔八相應為正應絲竹之所同也工一凡上兩簧配合為旁應匏音之所獨也本各自為義

欲牽合轉生軫轉愚故取其環生皆具有心得余慮談樂說而於改併律呂則未能阿好

學者泥持古法而不達此書命算之意爰揭其要於簡端並

高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三十九

以質之子湘云道光壬寅冬至前七日撰



傳

明

沈節婦塗氏傳

梁寅
新喻人

沈節婦名德貞高安塗氏女上高沈元輔妻也塗氏望族所居曰鍾家會其先在元初官爲宣尉節婦之父原禮自以家世貴顯懷奇挾能宜踵前武由南康錄事判官補充江西行中書省掾吏其善譽藉甚敖有沈諱以南爲漢陽府判子普官爲淮安寧海知州父子相繼聲譽一時原禮爲女相攸見普之子元輔聰明俊偉卓卓不羣知後日必爲義士也遂以

上高縣

卷十二

藝文

傳

四十

女歸之節婦處爲淑女嫁稱賢助自少而長一循禮法有婉順之儀無驕貴之態沈之族媼以爲楷則元輔二十有二任高安將仕郎至正壬辰歲值僞將歐祥兵攻袁州於是奮忠烈之武興仁義之師告請率兵赴戰被厄繡江橋而喪塗年二十有五夫旣盡節疆場子僅五歲乃慕共姜之操甘勤劬耐困苦以撫幼孤俟其成立亦旣有家室矣國朝定鼎之初聖天子思雍熙之治必先厚風俗詔郡縣咸立旌善亭表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縣乃以塗氏之節聞於朝朝命旣下書之亭上縣之士民觀者咸咨嗟稱美曰婦有節行令名以彰

矧偉然稱丈夫可無以見於世哉傳其事以播之當時垂諸後世宜也

梁寅曰古語有云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嗟乎豈惟忠臣乎凡婦人之秉節者處泰寧之世無衣食之憂處之困易惟當亂離艱厄不易素志節義乃見余於是敘塗氏之節以其亨否如一心同金石卒能全其節保其嗣而無虧於夫家賢矣哉賢矣哉

國朝

傅松山傳

晏命世 邑人

卷十二 藝文 傳

四十一

先生名崧字松山號仁峯河西高湖人磊落負大志不與伍廿歲補弟子員三十食廩餼歲科考首拔者三季考觀風諸試凡十餘次不落第二人距余家十里許聲氣往來數十年如一日角技文壇彼此不相下人有瑜亮之目屢試棘闈被別癸卯春余領鄉薦先生僅以是年拔貢不無伏櫪之鳴而其志未嘗不干里也工詩古文詞才思極敏爲時文伸紙立就居嘗授徒無課不作無作不工門下青一衿者指不勝屈尤以身示教凡有關綱常名教事一一肩任無所諉有郡庠袁生者與先生爲莫逆交時俱未舉子女先訂婚約袁生

不幸天家故貧熒熒孤兒寡婦耳或有疑其寒盟者先生語人曰使吾得志正無難庇一壻否則門戶適相當吾何忍食前言以欺吾死友不渝初志飲食教訓同骨肉人以是義之先生自視歆然也歲辛丑學師王與署篆同知柯以某事忤柯示意城社輩思有以中王而無其隙會大旱同至祈雨壇柯故以言挑王王誤答遂借端鼓譟共辱王柯故不禁諸生耳目之無敢言者先生攘臂呼曰學師困辱至此六經掃地矣當是時物議沸騰官民呼吸城狐社鼠白晝公行先生神色不變挺身作對糾集同志爲首呈懇各憲予與之同心協

上

卷十二

藝文

傳

四十二

力期濟乃事王以是得理而柯被參草士氣稍舒微先生力不及此癸卯冬予捷南宮而先生至成均應順天鄉試聚首京邸挑燈夜坐因談及敖邑兵折一項先是相傳任宣城令袁朝選者在糧憲衙門時與上邑令不合以此難縣令遂致貽累本邑予謂果若是當請汰之先生曰此妄傳也兵折爲國家正供萬不可汰但得折耗併納卽爲地方造福予時以爲與袁公回護及詣太傅朱高安公具以故告果如所云遂決意以併輸呈請各憲批允敖人均食其利蓋先生籌畫之力也然則先生之學豈徒於名場爭利鈍者哉心術正而詣

力堅器量遠而取資大此黌序之先型亦桑梓之膏潤也古
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夫豈可以不
傳

嚴節婦黃氏傳

高邑令 嚴 謙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上高縣學生鄭安仁潘啟謨李紹祖等
具嚴黃氏節孝狀呈諸學學官按驗皆實牒諸縣復按驗如
初乃申上官以聞

旌表如律令歲丙寅其孫有翼抱成案請曰此曩所手抄祖
母建坊卷也文多恐覽者易倦幸刪取其要附諸家譜余謝

十一 藝文 傳

四十三

不敏復蹠而哀請爰披卷而指次焉按狀節婦姓黃氏邑之
河西里人父日趨貢生母劉氏年十七歸於嚴廷瓚年二十
一生子名允中次年夫疾病節婦侍湯藥夜則禮斗祈以身
代夫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舅姑泣諭之始納饘粥家貧奉
養舅姑十餘年音甘取給於十指舅姑相繼歿殯葬必誠必
信子稍長延宿儒授經招其姪黃麟書同學麟書後登壬申
賢書又爲子捐貲補國子生應省試既老猶昕夕督諸孫課
長孫萬邦入縣學爲兩女孫相攸各適名族節婦以儉勤主
持門戶五十年視先業歲有所益每先期畢租稅門庭肅然

宗黨有熒獨者必周之平居言動一依於禮鄉鄰奉爲女師
其大指如此而狀之所不及載者則有翼云昔隨父兄侍祖
母側祖母嘗語先人曰若翁病亟時呼吾指若而言曰我家
兩世賴有此耳我察汝神色殆欲以身殉我是使此子無恃
世將自我而絕且我無兄弟而父母早衰供子職者非汝而
誰汝儒家女宜知死有輕重少休復曰我聞爲善者有後惟
讀書可振家聲我有志未成庶後人有成我志者其責在爾
吾忍淚而應之曰諾吾每憶斯言常憂付託不效使吾釋諾
責於九京惟若曹努力而已翼終身誦之不敢忘尤願我後
生之不忘也請錄之孺人年八十七而終又一年有翼注名
庠序又十年翼之長子繼述遊庠未幾溘逝婦李氏守志有
孺人風

贊曰上邑河南里有子陵先生祠其東南隅高閣有翼率子
姓讀書處也余登閣眺望蒙山雄蹲於東末山特起於西桐
江峯巒所集尙不逮是是稱先生之風矣兩山磅礴鬱積豈
婦人女子亦得其靈淑之氣耶祠旁故老猶及見孺人坊成
致祭咸歎爲無忝遠祖云

鄭節婦李氏傳

任惟梁 邑人

己巳春予方理故業於福田精舍倏有踵門就學者詢之則
邑增生鄭君際亨之二子也噫際亨爲余同年入泮友學可
大用而下世有年矣聞其家不甚饒裕二子何能皆優游以
事詩書耶則曰此吾父未竟之志吾母必欲遂之故雖貧且
窘不惜勤操作以佐讀賤昆季雖頑且劣必使尋師友以遠
從噫賢哉晝荻和丸以後有幾人哉二子其勉旃旣而晤其
叔祖芳翁芳翁又予父執也杯酒之下爲代致其母勗子之
意冀子之念且曰是婦也吾嚮之自年十六歸吾門二十二
輒廢於今二十餘年矣未嘗一日肆言笑廢紡績吾母未亡

卷十二 藝文 傳

四五

時見其佐夫事嫡母最謹而於吾夫婦亦奉之如其舅姑姪
方抱病慰安高堂而外輒侍湯藥屢廢寢食迨其卒也哀痛
幾絕以仰事俯畜之責無所辭爲之強起然自是益勤且苦
矣萬不料薄田數畝僅於是粥於是葬祭以是教讀以是竟
藉其飲冰茹蘗之心積銖累寸之力得撐持以至於今是婦
也吾嚮之予聞而肅然起敬曰如翁言節且孝兩無憾又不
特教子一事爲不負吾亡友焉其然豈其然及以是訪諸其
鄰僉曰然又以是審諸其族亦無不以爲然然後知孝者其
性節者其操而其成此節與孝者又別有經營調度之力殆

巾幗中有守而能有爲者歟則芳翁之言猶信安得不爲之表揚是歲九月氏年四十四以疾卒於內邑人士相率聞諸邑侯詳大憲題請

旌表因不揣固陋而備述之重節孝因以慰吾亡友也其二子長觀潮業儒次公洵邑庠皆勤學能文章必將有以酌父母之志

鈍翁傳

鄭秉恬 邑人

鈍翁者陳姓諱宗周字郁文桐岡里人也少時從事舉子業未成以父年邁棄去治其家肅然若朝廷長幼共數十人無

上

卷十一

藝文

傳

四六

爲非義者然善飲嘗劇飲大醉酣嬉自適其豪性然也歲己巳予館於其家時翁年已近八旬矣視其頭童然秃且白杖屨逍遙緩步田間灑如也閒則扶杖來館中憇坐片時輒去余以爲真長者雅重之翁嘗爲余言人生在世富貴貧賤自有定分此不容以智力與也幸而奮身逢世爲朝廷出力卓卓著功業善矣不則家自有舊田廬亦足供衣食與凡人齊吾光若鼠目吾自守吾分已耳若必深謀遠慮爲子若孫營兔窟計吾不忍爲也居則以此切誠其後輩然其爲人渾然端且厚不露圭角與人交一接以誠以故人無問賢愚皆畏

愛之族中有不肖子素兇悍無聊甚則欲售其妻以償酒博
逋族人無敢言者當是時翁獨以一言止之蓋其感人類如
此嗟夫余之於翁知之悉矣其言語行事不勝指矣茲特言
其大概云爾古人有獨行傳况如翁者其敦樸自守足爲一
世風而可使之無聞歟爰濡筆而爲之傳論曰

國家承平百餘載富完安樂號稱極盛然風俗亦漸靡矣翁
於其時循循然動必守規矩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綽乎有
古人風焉可謂善士以余觀書傳所載類多奇節而翁獨以
庸行何哉世不同也然士君子立身奇節易而庸行獨難朱
柏廬有言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嗚呼余
於鈍翁見之矣

鄭君雲壑傳

李祖陶 邑人

雲壑之歿予製詞哀之謂人皆知雲壑而實無知雲壑之深
者以徒知其能書能文而不知其胸有經緯實具牧民御眾
之才且介節清操又矯矯然拔出於時風世局之上也因參
以所見所聞而爲之傳

君姓鄭氏諱秉恬字性和雲壑其別號也世居上高城內五
世祖拔貢諱燃者善堪輿見均陂山水明秀必產英奇因創

爲莊居遂寄寓焉會祖諱鴻猷以才學著祖松茂以君貴
馳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父介福 誥封如其父母章氏
封孺人君生而聰穎絕倫年十四補學宮弟子員家貧父力
田供饘粥不給其祖故善醫知君必成大器每歲罄藥囊所
入資訪名師由是學益博文益奇嘗作貧士吟予見而竊異
之嘉慶癸酉受知潘芝軒先生充拔貢入京就國子監肄業
六堂課藝署第一者十居八九輦轂諸公皆待以國士汪瑟
菴先生尤奇重之君復工書真草皆入神妙滿漢求書者填
塞戶限當是時君之名洋溢乎滿都城矣嘉慶丙子

圍中式道光壬午成進士 殿試以一甲第二名入草松爲
編修告假省親祖歿君哭之慟逾年北上散館以詩中用抃
字從正書不知者以爲誤抑置之人皆爲君稱屈盧石南中
堂時爲閱卷大臣具摺檢舉而已落職爲知縣矣聞者無不
謂韓愈可惜然予謂朱文端公起家州縣至入閣君勉爲之
所至未可量也君以知縣銓發山西始知五寨繼署平遙繼
調曲沃遇事皆鏡燭犀剖裁決如流獄訟催科簿書期會凡
功令所亟無不整理如制不久縣遂無事雍容坐嘯作詩文
書畫自娛及與客圍棋而已其治蹟可表見者率本前人法

而次第行之五寨屬寧武府本岢嵐州五寨堡 國朝康熙
間始改爲縣地廣人稀兼以水旱逃亡民欠纍纍差催則累
及鄉鄰咸思轉徙君深知其苦因稟請各憲求具奏豁免而
本府某以小嫌甚君格不行君罷官後猶以爲憾縣故有清
濂書院年久傾圮君捐廉修整添設膏火聘請山長主講取
生童之秀者肄業其中公暇親課文風漸振戊子五月大旱
遍禱祠廟無應縣南有蘆茅山高邁雲漢上有太子壁廟最
靈君於是月六日率紳民祈禱于此徒步及頂北望蒙古部
落數百里皆在日前君焚香肅禱取龍王潭水下

卷一

藝文傳

四

如線而起頃刻間四山雲霧翕集未及入城大雨驟注
有秋紳民皆送米爲賀平遙風氣剛勁每官蒞任之初悍民
輒前來試杖杖之不痛因羣起爲奸一日坐堂有民假事故
觸君怒君命杖之其人寂然無聲命重杖之仍無聲君念此
必鼓勁氣以當之也呼執杖者至前耳語曰爾杖無亂下視
吾舉筆則下杖君佯理他案置此不問其人以爲不暇杖矣
筆頭忽舉重杖隨下遂號哭求免君問之曰爾知痛乎本縣
杖不與眾同此猶輕輕者爾若再來定杖死爾階下矣懲一
警百四境肅然鞭扑遂懸而不用曲沃爲山西壯縣卽左傳

晉侯封成師之所君初至縣時境多盜城內妓館數十家實爲之藪君夜親巡見三班公所四人鬥葉子戲盡鎖之明日堂訊皆總頭也君諭曰吾姑爾賞今城內多妓館限爾十日盡逐出縣境違則前罪並發總頭等懼罪盡逐諸妓女房屋拆毀一空卽其地建考棚盜賊由是絕迹曲沃書役假威挾詐紳民畏之如虎苦難得其狀君設二桶於衝衢口上書願聞已過求通民情八字用鎖固封每早掛出晚取回燈下獨閱之一邑情事並悉然不全以爲憑以悠悠之口不盡可信也後有役張某詐人銀三百兩訊供吐實下監詳辦自是

卷一

藝文傳

五

情懷慄此患遂除曲沃素稱豐腴凡學宮書院祠廟倉臺亭閣斬斬如新惟城垣倒塌甚多礙難修理君思四鄉分三十六里里各有董事者名副家長二人因請合邑紳耆并傳齊各副家長將城分爲三十六段里修一段卽飭副家長理其事年餘告竣每段各立一碑每里各管一段後如倒塌各修各段永以爲例而崇墉屹屹矣曲沃與趙城爲鄰道光十五年趙城之變人心皇皇君團練鄉勇堵截各處隘口嚴查人騎出入迄事平境內纖塵不驚沃人德之近修邑志載君入名宦傳且請祠焉君身體瘦削眉目清疏而奇氣盤鬱

於胸中有非作書文所能盡洩者少壯時躍馬挽強一切兵法無不嫻練使得大用於時必能文武兼資惟其所使然砥礪廉隅恥隨俗俯仰雖上官亦不肯結納以博薦剡以故歷任知縣不遷一階蓋君耿介出於天性遇事孤行一意故人不敢干以私丙申丁母憂解任曲沃豪紳有願以五百金邀君一枉顧者君不去人間故君曰邀我而必以五百金爲言是貨我也且聞其人頗武斷不過邀我至家以張聲勢人必有受其害者聞者歎服在署無雜客有來見者煮茗清談評詩論畫不張筵不演劇并以詩文稱祝者亦峻却之

傳

五一

之日口碑流傳而去思之頌遺愛之歌亦無人作其不好利並不好名也罷官歸來氣體加龐每自謂外強中乾曩者瘦骨嶮嶒精神滿腹今則貌雖臞而病已中之矣丁酉主豫章講席却諸生贊儀不受豫章舊例二月甄別卽得長年膏火外府多不至君爲裕中丞言改逐月甄別後厭求書者盈門堅辭明歲闕聘養病於縣城外華嚴菴藏書頗多日夕披閱已而錢中丞復聘君主講鵝湖謂水竹林中可以習靜而病益加重數月遽歸臨訣招親友至曰予與諸君長別矣老父在堂請以素服斂埋我無爲寺側豎短碑三尺題曰

鄭雲壑之墓枕上自作一銘其詞曰生無所恨老無所營死無所戀無爲寺旁黃土三尺手所親奠納魄于茲萬劫不復是吾心願遂瞑時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也是日子自省歸泊舟象嘴灘下夜夢君嘻嘻向予而無言翌日入弔已殯殮訖矣享年僅五十有七孺人聶氏先君二年歿子一仲衡候選鹽課大使加州判銜老成慎重以祖老侍于家孫四人元弼元輔元凱元臣皆善讀書骨相非凡知君家後必大也論曰吾郡登鼎甲者三人在宋新昌姚雪坡先生勉以二甲第一名及第在明高安吳文端公山以三名及第

朝則吾邑雲壑以第二名及第爲俗所豔稱然皆風俗
不僅以科名重雪坡廷試策萬言指斥時政官校書郎以忤
賈似道罷歸文端公官至禮部尙書與嚴嵩同朝不相能扼
之不使入閣宋史明史皆有傳雲壑釋褐授編修不獲留館
官知縣七八年不遷一階歸無重貲皆鄉文莊公所云江西
人有氣性以忠義氣節相淬厲在官載道口碑歸則以厚藏
爲深恥者也而雲壑文章兼擅政事氣節且具才猷諸凡設
施奄有漢吏之長而兼採近人之說其懸榻受書法趙廣漢
之設飭箚也責豪猾吏驅娼妓師張敞把宿負也修城分段

用藍鹿洲東征集中之策棍徒用重杖則哀簡齋論州縣事宜中語也至於禱雨立應而請詳或格則又蘇子瞻所云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解憲宗之惑也若雲壑者實參于姚吳二公之間無媿色矣後之修國史者其尙視予茲傳哉

羅翁輯五傳

傳九淵 邑人

翁名廷瑞字輯五世居上高之南槎父克浦以醫名尤精於幼科故翁亦世其業爲人長身修髯貌癯而神清無世俗醜鄙之態喜獎善類聞人有嘉言懿行贊不容口而橫逆之加則受而弗較所居挹秀軒方建造有無賴子構虛詞

卷一 傳

五

道恐獨至不可堪翁託人贈以金而事寢又嘗營

以棲諸歲作舍旁隙地爲族某所牽掣已相與區別之其人忽作難嗾惡少墾地爲蔬圃翁置不問轉以其宅賤售於人券成而某猶陽作勸止狀翁曰廢屋恐藏匪類滋事端不然吾豈不惜此終不肯一斥其人也翁天性醇篤孝友慈愛老而不衰一日入城有故人爲設湯羊餽餼翁舍肉苞苴之以遺母人稱其能養翁之隨父業醫也仲弟墨林死其婦日抱孤而泣翁知其過慮仰天嘆曰吾不能白首同財而妄圖私畜以欺吾亡弟豈復成丈夫也婦感其言遂怡然抱節以終

太學生賴廷榮翁之女弟夫也死時負債逾百金田宅街賣
難售翁既經理其喪復委曲爲善後之策家人未盡知也其
後翁歿女弟臨之痛絕而甦謂孤曰吾自新孀以來於茲十
餘年矣其間死者爲之含歛生者爲之饘粥病者爲之藥餌
有債而爲之清釐有田而爲之墾種使孤兒寡婦得以偷存
視息於今日者非吾兄之力耶今兄往矣吾母子尙何以生
爲此皆翁之實行卓然著見於親黨間者也初余族有事於
醫者多延翁主之遂與先府君相得甚歡既李邁堂先生館
余家冢子大鵬承翁命與九淵同硯席九淵方慕

祭文 傳

求是之學思欲一涉其涯涘同輩多不謂然獨大鵬
勵而勉以有成又互以敦品立行相期許有過則規之必力
蓋兩人相與切劘爲道誼交者及今已逾二十年而翁實爲
之導也歲庚辰大鵬補學官弟子明年肄業豫章書院約九
淵同往翁在縣送之登舟謂九淵曰吾兒雖年長然從師赴
試所歷不逾百里今跋涉稍遠恐其以麤疏貽累君性諳練
當不時爲之提撕也九淵受命唯謹然自是與翁相見者稀
矣甲申夏九淵自都門歸嘗一登堂候翁起居適翁病癱久
而潰踰年始愈道光丁亥以微疾不起得年六十有二初娶

李孺人繼娶劉孺人子三大鵬縣學生次某次殤翁歿後七年大鵬以書來請予作傳因撫其行述中語併參以夙昔所聞見者著於篇

熊貞母傳

貞母姓熊氏上高山陂人有桓少君之德而貌不颺許配田心黃廷龍廷龍美少年意氣豪宕嘗自謂娶妻當得陰麗華者未娶時微聞母不美心甚不悅而未之信及軒車至門手自褰簾視之果如人言遂腰纏白金鞭馬長逝其家使人踪跡之至廣西廷龍已娶妻生子寄聲謝其母曰

爲別遷祖矣家有二兄可奉父母終身

熊氏

去留可也竟不歸母合盥之禮未成青年之身靡托而惟貞惟靜謹事舅姑無二志間歸母家有以再醮諷之者時方飲擲杯於地曰此卮若完吾當再適言者悚然而止撫仲兄廷鸞之三子朝中爲嗣終身不茹葷血不服新衣享年七十有四以無疾終孫六人長名確中嘉靖丙午鄉試官福建汀州府武平縣知縣以祖母貞節上聞奉 旨旌表如例

弁瀛子曰婦人夫死而不再醮者稱節婦女子未嫁而爲夫守者稱貞女若母則身已歸而如未嫁夫未死而如已死節